

悼念绍祖

○周文证（1963 工物）

2012年9月19日晚，儿子来电话说，他在网上看到了绍祖于9月18日逝世的消息，我吓了一跳。第二天，我自己上网做了确认。考虑到他家这时肯定比较忙乱，我没有马上打电话，而是在9月21日致电表示了吊唁。2008年4月，我们工物系1963届毕业生45周年聚会时，在奥运场馆“水立方”见到绍祖，看见他比以前又胖了，我劝告他：“绍祖，太胖了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”他说：“是有点儿胖，以后会注意。”没想到这么快就天地两隔了。

我们是1957年9月入学的，都分配到物24班。1960年分专业时，学制由5年半

改为6年，他分到核物理专业理论核物理专门化308班，我分到核物理专业实验核物理专门化302班。所以，我和他在一个班只呆了3年。那段时间，无论是社会，还是清华，政治气氛比较紧张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漠。但是，我对绍祖始终充满感激和友爱之情。进清华后，由于出身农村，为人不够灵活，加之性格耿直，我在政治上、生活上都很困难。1959年，清华搞二级劳卫制过关，别的项目我很快就通过了，100米跑却死活过不了关。有一天好不容易跑到13秒7，班里说，劳卫制标准那天改为13秒6了，我仍然“不及格”，只好继续锻炼。那时，

我上大学时母亲做的三双布鞋早已穿坏了，又没钱买鞋，只好光脚跑步。一天，脚底的一大块厚皮脱落，痛得钻心，别说跑步，走路都一拐一拐的。过了几天，绍祖从家里给我拿来一双大半新的胎底皮面鞋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这个情况的，因我和他不住一个房间，而且他那时已经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，很少回宿舍。这双鞋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。当时我就暗暗决定，毕业后



1960年9月分专业分别留念（物24班）。二排左2为作者，后排右5为伍绍祖

□ 怀念师友

挣了钱，一定要给他寄点钱表示谢意。1960年，我在“200号”工地劳动时，因铁钉扎破脚，班里又不给休息，还要劳动，违反规定穿越铁丝网，被校卫队扣留，回校后班里上报系里批准对我进行批判，“新账老账一起算”，发动全专业开会。一些老班的同学和新班刚认识的一些同学都在会上“慷慨激昂”地发了言。但是，多数同学都体谅我的苦处，没有发言，其中就有绍祖。这些，我都记在心里，使我对绍祖充满了感激和友爱。所以，绍祖的逝世使我十分悲痛！

1959年，班里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组织全班同学访问革命老人谢觉哉，那时谢老任内务部长，绍祖的妈妈熊天荆是内务部办公厅主任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他妈妈站在会议室门口迎接，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好印象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妈妈。我在1963年毕业，分配到包头核工业202厂以后，通过写信和绍祖取得了联系，得知他于1964年本科毕业，当了张礼先生的研究生，1965年又调到团中央任全国学联主席。在此期间，我寄了15元钱给他，表示谢意。他回信说：“那双旧鞋值不了这么多钱，我也不需要钱，但你既然寄来了，我只好收下。”而且给了我他家的住址，邀请我有空到他家去玩。此后，我们就保持通信联系。
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有一次去北京时，顺便到他家拜访。开始时他和他爸都不在，都在本单位接待红卫兵去了，我正要走时他爸爸回来了。这次我了解到他爸爸叫伍云甫，湖南耒阳人，是个老红军，1923年参加革命；后来又从各种资料上了解到，他父亲是我军无线电部

队的主要创建者之一，原四机部（电子工业部）部长王净任红军无线电总队队长时，他是政委。王净原先是白军电台的军官，被红军俘虏后，加入红军，中央派伍云甫和他做搭档，他们合作得很好，不仅建立、扩大了红军的无线电队伍，而且使王净坚定了革命的信念，成为了我军的高级干部，伍云甫功不可没。他妈妈熊天荆是上海人，也是1923年参加革命，和刘少奇夫人何葆贞（我厂原三室主任刘允斌的妈妈）是战友。他父母二人都是高级干部，但特别平易近人。特别是他父亲伍云甫，一丝架子都没有，感觉就是个老农民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也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于1968年含冤去世。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克服千辛万苦，领导人民取得天下？无数革命先辈的牺牲奋斗和模范作用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1978年，通过任镜暄同学（物304班）知道，绍祖已恢复工作，在国防科委任参谋，分管核工业部。和绍祖电话联系后，从核工业部招待所（南礼士路）步行不远，到三里河他家和他见了面。他家原住东单，“文革”中被“扫地出门”，无奈搬到他姐姐家，祖孙三代五口挤在一套二室一厅的房间里。他妈妈这时任政协常委，开会时可以要车，但没有专车。此后，只要在北京出差或路过，我都会去他家拜访。

1982年，绍祖任国防科委二局局长，后来又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、国防科工委书记。1984年，我和家人回江西老家，返回包头路过北京时，领着一家四口去他家串门，绍祖还特意为我们弄到五张票（原以为我妈妈也会和我们一起去看包头），让我们去参观中南海。1985年，绍祖妈妈因脑溢血在家去世。据说，当天全国政

协要开常委会，他妈妈要了车，正在家等车，司机到他家后，敲门没人应，赶紧踹开房门，发现他妈妈已坐在扶椅中去世了。那时绍祖任国防科工委书记不久，正要从三里河搬到靠北海的新家去，老太太去看房子，没等搬家，就去世了，所以绍祖非常悲痛。

1988年，绍祖以国防科工委书记的身份到包头视察，主要是视察五机部的两个厂，顺便也来了我们202厂。视察完和厂长书记们吃饭的时候，他对厂长说他有个同班同学在这个厂，想见见面，厂长就打电话让我们主任通知我赶紧到招待所和老同学见面，并和他们一起吃了饭。那时，我国已恢复军衔，绍祖被授少将。

没多久，绍祖就被调到国家体委工作。1989年，我陪女儿上大学报到经过北京时，又到他家拜访，在他家吃了一顿便饭，当时他刚从沈阳主持完全运会回来。虽然他离开了国防科工委，但他对我国的国防工作仍然十分关心。1992年，我国用新组装的长征二号火箭发射亚星2号时，我正在他家（木樨里），看到发射失败，我们都感到遗憾。

由于他多次搬家，在体委工作时找他的人太多，他后来装了录音电话，很难打通，以后联系就少了，只在2004年、2008年工物系1963届校友聚会时见过面。

绍祖，你是个好人。安息吧，我会永远记住你！

固体力学家李敏华院士逝世



著名固体力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华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13年1月19日上午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

李敏华，女，1917年11月2日生于

江苏苏州。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，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，毕业后留在航空系任助教。1945年和1948年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。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（学部委员）。

李敏华院士毕生从事塑性力学和应力分析研究，是中国塑性力学的开拓者。历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、理事、名誉理事，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《力学学报》编委。

李敏华院士在塑性问题的解析方法、结构强度、疲劳失效机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力学人才。